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八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83)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8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 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所作决定，如无异议，我将邀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们在安理会议席对面指定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O.A.H. 阿迪勒先生(苏丹)、M. 阿什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先生(加纳)、W.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E. 奥蓬吉先生(刚果(布))、A.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J. 鲁索夫人(马里)、T. 伊宗布伊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J.D.O. 索科亚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G. 恩扬戈马先生(布隆迪)、G.N. 穆蒂索先生(肯尼亚)、M. 加林-杜阿特先生(中非共和国)和 E. O. 阿利马迪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议席前面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列在我们议程上的问题。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在这次辩论中再度发言时，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意图，不是要对在刚果犯下侵略罪行的人和他们的朋友的发言作系统的批判。无可否认的是，有许多人企图通过提出不真实的问题，来欺骗公众舆论。

4. 有人提到了言词的过火，提到了侮辱，提到了恶劣的举动、憎恨，提到了非洲同欧洲的分隔，提到了白人非洲和黑人非洲的分裂，提到了来自相反方向的种族主义，提到了非洲人的侵略和干涉，提到了天生的怜悯观点，提到了自卑感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5. 但在此刻，澄清局势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有人正在企图不顾一切地规避对于这样一些事情进行辩论，或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事情上面引开，而这些事情正是在刚果产生令人痛苦事件的根源。现在该是吸取教训的时候了。

6.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不止是一局部性的冲突，而是两种态度的对抗：一种是要求自由、和平和尊严的非洲人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拚命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正如某些发言人已对我们说的那样，决心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而且，这种冲突在安理会的辩论过程中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

7. 现在已提出了许多控诉，许多人也作了发言。有人对阿尔及利亚提出了以新闻报道——顺便说说，这些报道全是毫无根据的——为基础的极端含糊的指责，说它对斯坦利维尔当局提供了军事援助。

8. 我愿意指出，不论是美国代表，还是利奥波德维尔的代表，都不能向安理会的代表们提供任何这种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发言〔第一一七三次和第一一七四次会议〕。

9. 事实是，他们采取这种态度，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美国代表、利奥波德维尔当局以及他们的同盟者企图避而不在被告席上露面。第二，他们企图使国际舆论相信，如果在刚果有战争的话，那就是由于某些非洲国家的干涉引起的。他们还试图使人相信，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起因于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尔、阿克拉、喀土穆或巴马科。

10. 然而，在我们讨论的全部过程中，各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已经揭露出一个反对刚果和反对非洲的阴谋机构。美国代表和比利时代表非但不承认这些事实和真相，反而把造成这种局势的责任转嫁到非洲各国自己的身上。

11. 革命是不输出的。任何运动，如果不从人

民中吸取力量，就注定要失败。没有人民支持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持久的、有组织的运动，不可否认地是得到人民的赞助的。

12.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刚果目击的情形。那里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受到人民拥护的。如果刚果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扩展，那是因为这个民族希望结束腐败政治和外国接管，希望自由选择能使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道路。刚果人民起来造反，因为在加丹加省有人企图制造分裂和分离，以便保全巨大的外部利益。

13.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刚果人民正在为争取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以及反对外国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而斗争。

14. 这位力图使加丹加省分离出去的斗士，早就使自己成为众所憎恶的人物。然而帝国主义分子却再一次把这个稻草人扶植起来，利用他作为外国利益集团所雇佣的政府首脑。刚果人民对此的反应是正当的，也是讲得通的。整个非洲不能同意这样一种图谋。

15. 美国和比利时拒绝承认刚果人民有权自由选择他们的制度和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的命运；它们甚至采取有计划地使用军事力量的办法，来阻止这种权利的行使。它们的干涉表现在把一个可以称作是殖民主义的活标本的人强加在刚果人民头上。它们谈到了法律上的权威；它们说，在利奥波德维尔的这个人在宪法上是政府的首脑。这是一种典型的手法。它们建立一个他们所雇佣的政权，然后就采用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政策。然而，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理的形式，难道我们能同意说，萨拉查就代表着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人民，或者说沃尔德就代表着南非的人民吗？

16. 毫无疑问，在此刻提到这一点是恰当的：在许多场合，正是侈谈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的那些政府，却毫不迟疑地断绝了同某些政府的关系，因为后者是通过起义而产生的。

17. 任何一个只靠美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与南非雇佣军的干涉而得以继续掌权，但却为其大多数人民所反对的所谓政府，决不是人民的代表。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武力强加政府。刚果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表示他们拒绝把自己交给一个由外国人所选择的

人来统治。他们知道，这个人是殖民利益的保护者，把他强加在他们头上，是为了捍卫他的主子所干的被人恨透了的勾当——昨天是在分离主义的加丹加省，而今天则是在整个刚果。正是这一点，促使刚果人民表现出他们有继续为解放而斗争的意志。

18. 我们想再多谈一些。今天要谈什么合法性，象某些人所做的那样，不仅是对非洲的侮辱，而且也是对联合国的尊严的侮辱。最好还是提醒安理会注意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现任首脑在暗杀卢蒙巴总理一事中应负的责任。这个责任已由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所确承。因此，我们决不能坐等，我们不能以赞许性的缄默来鼓励新殖民主义者再一次在人道主义的伪装掩盖下攫取非洲。难道还需要我们重提一下，使非洲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蒙受其害的全部殖民事业，不都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或传播文明使命的名义下干的吗？

19. 有些人没有忘记把刚果的局势同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加以比较。但是，如果比较是可以容许的话，那也只能是在今天的刚果同解放战争期间的阿尔及利亚之间来作比较。刚果的民族起义，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在我国农村猛烈进行了七年的革命。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政府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我们并不放弃这样的希望，即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个刚果人民的政府出现在自由人民之中。

20. 有一个自称是人民保卫者的政府的代表发言时，在尽力用不老实的言词描述了这一点以后，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人民感到羞耻。一个人是不会去保卫他为之感到羞耻的人民的。一个来到这个国际组织前谴责自己人民的人不可能是那个国家人民的真正代表。一个来到这里否认与自己国家的群众有任何关系的人是不能声称自己表达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意愿的。我们作为非洲人，为英勇的刚果人民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拒绝在一个外国联盟面前低头。

21. 我们为那些每天看到自己的儿子们为了他们国家的尊严和解放而成千地死去的手无寸铁的群众感到骄傲——我们大声地这样说。我们之所以感到骄傲，是因为我们都是非洲人，因为我们在这些战斗的人们中，看到了多少世纪以来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而勇敢战斗的人们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22. 刚果人民已经在它的历史上展开了光荣的一页。那些把这一页历史看作是可耻的和丑恶的历史的人，最后一定会被人民的意志所肃清。这就是各国人民革命的无情规律，是历史的无情规律。

23. 在这里，每个人都谈到了干涉。注意到有些代表把这个概念利用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真是令人悲叹。在这场辩论中，自始至终有一种不幸的趋势，就是赋予词语以一种有益于自己私利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引导到一个结论：帝国主义者并未犯有过任何干涉行为。事实的真相怎么样呢？在他们利用联合国作为特洛伊木马的第一阶段以后，各殖民主义强国又利用来自加丹加省的那个人来扮演那种臭名昭著的角色。联合国从刚果撤退了，这个“真空”必须填补，以便使帝国主义对于这个国家的控制永久维持下去。但是群众的抵抗改变了实际的情况。为了避免殖民主义势力的瓦解，向利奥波德维尔政府提供了武器，来镇压人民的抵抗。这种势力就是干涉的具体表现。

24.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提到了军事援助和武器供应。我们是相信自由选择的。自由签订协定，不管这些协定的目的是什么，乃是国家主权的一项主要特征。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均可自由地从它能获得军事援助的任何地方寻求这种援助；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一个国家必然需要在军事上装备起来，以便保卫自己，保护它的主权。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是一种必要性，而且是一种义务。但是扶植一个屈从于某种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然后又向他提供武器，以便征服整个民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人正在企图镇压这个民族，因为它已经起来反对这个它不承认而又非常熟识的现成的代理人。美国和比利时向利奥波德维尔输送了武器，以便反对刚果人民。

25. 人们不能这样来滥用安理会的善意，即认为对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为实现它的人民的愿望而工作的政府应用的原则，同样用于那些有外国人撑腰的分离主义者身上的，因为这些人的行动的主旨，只是为了维持外国对全体人民统治和剥削。在这个时候必须注意到，通过其政府给予一国人民的援助，同给予一个偷偷安插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当局的援助之间，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26. 美国代表间接提到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大量军事援助。我愿意说清楚，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为了阿尔及利亚武装部队的现代化，也提供了它们的援助。我愿意为了美国代表补充一点——我想正是他提到这些——如果这样使他感到更好的话，那就是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也得到了美国武器和装备的供应，这些当然是我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战场上所缴获的物资的一部分。

27. 这一点对刚果、莫三鼻给和安哥拉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所拥有的武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们不谈在世界上某些其他地区发生过的类似情况。美国从来没有对解放运动提供过武器。恰恰相反，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在殖民战争中美国不曾提供武器来镇压解放运动。

28. 已经恢复了自己的主权的非洲各国，都寻求建立一种机构，以便使它们能够彻底消除外国统治，组织它们的团结和促进同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真诚合作。

29. 比利时外交大臣提到了某些变态心理或其他东西，他说这是从某些非洲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暴露出来的。要知道，非洲人并不患什么变态心理病。我国代表团不想提供其他的证据，只举出——原谅我以我自己的国家来作为实例——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尽管进行了历时八年以上的长期的和惨痛的战争，今天仍然存在着和谐的关系这一点就够了。

30. 为什么这样的关系不能在比利时和它以前的殖民地之间存在呢？就是因为比利时不想尊重刚果的独立和主权，比利时认为自己实在无法承认刚果，因为它觉得，由于一种殖民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被打断，不再存在了——它有权派遣自己的伞兵部队，用火和剑去占领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一个城市；比利时顽固地企图回到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殖民历史的那一页去。

31. 在某些发言中，特别是在美国代表和比利时代表的发言中，有一种不幸的趋势，就是把在安理会上对于侵略的谴责描绘为种族主义。听到美国代表今天在发言中责备这样的人民本身，使人感到震惊：这些人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种族主义、种族隔离、

憎恶和鄙视的牺牲品，也是这样一种病症的牺牲品：这种病症是造成一场可怕的悲剧——我指的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死亡——的根本原因。但是，既然美国代表觉得有必要在他向安理会的发言中表现蛮横，那么重提一下某些事实真相还是合适的。当二十个杀死美国黑人的凶手在密西西比被释放时，当美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部队在斯坦利维尔、安哥拉、莫三鼻给肆意进行屠杀时，我们有权质问：种族主义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我只想提醒这一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把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区别对待提高到使其成为一种政府制度的程度；在非洲，没有也决不会有什么“黑人酒吧间”；也没有什么“梅森-狄克逊界线”。似乎是一种巧合，在非洲实行种族隔离的唯一国家就是南非政府，它是利奥波德维尔当局和指责我们实行种族主义的那些人的同盟者。

32. 安全理事会一定知道，对于某些人来说，干涉、侵略和干预这些概念，均随情况和受害国家的差别而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必须大力谴责应用两套不同的价值标准，而以所涉及的是非洲国家、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强国为转移的作法。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当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欧洲正是一片和平气氛。可是一旦牵涉到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时，最微小的借口就足以使讨罚性的机器开动起来。因此，任何想要使过去的悲剧重演的企图或行动，都将遭到全体非洲人的强烈反对。

33. 事实是，非洲统一组织由于它能成熟地处理事务，已成为非洲国家手中为巩固它们的独立和挫败新殖民主义企图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知道，每当非洲以外的强国干涉这个大陆的事务时，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播下猜疑、混乱和骚动的种子。

34. 我们无意干涉美国的内政，但是我们认为在这里重提一下这件事是有益的：对于已经变成了每一个反动集团的保护者的那个美国人的失败，非洲是深深感到满意的。现在，美国新政府认为，采用这种可怕的报复行为的做法来开始实行它的非洲政策是恰当的。面对这种局势，非洲各国理所当然感到不安，并有权质问美国政府代表：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所激起的巨大希望，是否已随着他自己变成了达拉斯刺客子弹的牺牲品而完全消逝？

35.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创始国；它和许多非洲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正如中非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所指出的那样〔第一一七五次会议〕，正受到雇佣军干涉的威胁。我要说，象在过去一样，阿尔及利亚决心负起它的责任，并坚决反对所有企图阻碍我们大陆进步的一切外部势力。在每一次产生这种必要性的时候，或者客观情况这样要求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就决心尊重它所承担的义务。

36. 在今天，人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接受这一事实：非洲各国在解决它们自己的困难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凭自己力量，它们有办法找到最适合于它们的愿望和需要的解决办法。

37. 阿尔及利亚一贯确认自己对非洲统一组织的统一和团结的信念；它经常确认，非洲的事务是非洲人的责任，这样就使得这个大陆能够自由地和不受拘束地发展它的制度和文明。

38. 除了人类生命的丧失这种悲剧以外，最使非洲的领袖们苦恼的，是任何第三国的人都不能声称有权进行干涉这一基本原则重新受到了挑战。我们现在说，任何人都无权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39. 非洲不容许在它的土地上发生那些长期血染其他大陆的冲突。创立非洲统一组织的理由就在于此。怀着这个目标，非洲决心继续进行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

40.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武装干涉清楚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新独立国家同某些依然留恋数世纪来已经失败的那种政策的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几十年来，这些国家总是不肯吸取历史的教训。它们继续把战争强加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人民的头上。今天，它们想要削弱非洲统一组织，以便在我们非洲大陆上造成同样的局势。我们的回答是有力和明确的。

41. 因此，那些还不理解这一点的强国，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它们必须随同世界一道前进，使它们的政策不是去迎合某些少数人的自私利益，而是使之符合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它们的民

族利益不能被说成同新独立的小国的民族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42. 安理会的主要目的，与其说应当是了解斯坦利维尔的意图如何，倒不如说是：鉴于这种公开侵略的行为，应该有力地、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拒绝看到这样的行径永久继续下去：这种行径不仅是明目张胆地干涉这个大陆的内部事务，而且是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它们自己自由建立的机构。

43. 我愿意要求那些援引所谓“非洲政治真空”理论和想要接替前殖民强国地位的人们，仿效其他抱现实主义态度的强国的榜样，并象它们那样，承认非洲的变化，以及今天支配着非洲同全世界关系的那种合作、互惠和信任的新关系。

44. 在这一点上，安理会不应当袖手旁观，而不考虑对宪章第五十二条的违犯。本安理会有责任支持非洲各国的行动，它们决心要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之内寻求刚果悲剧的解决办法。

45. 还有，安理会可以从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的决议的精神中，以及从二十四小时以前在此举行的非洲各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决议中吸取灵感。这样做，它就能考虑到非洲统一组织理事会所表示的对外国军事干涉应当毫不含糊地予以谴责的意愿。从而使非洲统一组织能够按照它的原则和愿望来解决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也将能考虑到非洲在面临这种军事干涉的危险时所表现的严重焦虑，以及它自己在非洲所创造的令人遗憾的先例。

46. 最后，安理会——而这是我们的希望——将能对非洲各国部长们向有关各国提出的停止它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的呼吁予以应有的重视。我们希望，上述这些国家不再象过去那样，蔑视非洲统一组织在道义上的权威。

47. **史蒂文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在此刻利用机会来就刚果问题再一次发言，虽然我想在辩论结束以前我可能需要这样作；然而，我现在必须占用充分的时间，来对刚才发言的这位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尽管昨天〔第一一八一次会议〕在安理会上我们从苏丹外交部长和加纳外交部

长那里听到了一些令人安心的发言，否认他们国家曾经以任何方式援助叛乱分子，但是我很遗憾，我却并没有听到阿尔及利亚代表作类似的否认，而确实只听到他对刚果政府、对试图帮助这个政府及其前几届政府保持刚果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仅有的那些国家所进行的又一次喋喋不休的攻击。

48. 也许最好是不去理会阿尔及利亚代表刚才对我们所进行的猛烈的口头攻击。可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必须说，约翰逊总统的政府并不是以对非洲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而开始其工作的——如果我引用他的用语没有错的话。但是，如果你愿意用“开始”这个词，大使先生，那就让我告诉你，它是以美国政府参加一次拯救属于十九个国籍的二千名外国平民生命的援救任务而开始其工作的。

49. 我希望，不要再在这个会议厅里这样说吧，即：在比利时军队来援救被非法扣留在斯坦利维尔的人质以前，并没有人被杀害。我手头有一个五十八名被杀害者的名单——有他们的名字和被害日期。阿尔及利亚代表或任何其他有意查看名单的人，我都将乐意提供这份名单。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名单上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

50. **尼尔森先生**（挪威）：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两个控诉：一个是由二十二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国家提出的〔S/6076 和 Add.1-5〕，¹ 另一个是由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的〔S/6096〕。¹ 你们会记得，挪威曾经投票赞成把后一个控诉也包括进去，因为我们认为两个控诉都是这同一问题的组成部分。安理会随后进行的辩论已表明，这两个控诉是相互依存的。

51.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在四年多以前获得独立的。从那时起，它就一直陷于随着分裂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而来的不断争斗和苦难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新国家在进入世界社会时所处的境况比它更为悲惨的了。刚果原本就是富饶繁荣的，它本来可以成为整个非洲大陆普遍发展和稳定的一个重要源泉。

52. 这种境况的真正受害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刚果人民自己。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对于他们的

苦难感到悲痛。刚果最近发生的事件，加剧了刚果人民的悲惨遭遇。成千上万的刚果公民被杀害，或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失去了生计而陷入苦难境地，并生活在动乱之中。许多无辜的人们也被扣留作为人质，在这些不幸的人们中，有很多后来在可恶的情况下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53. 我们认为，指出这些悲惨事件的受害者当中，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白人这一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不管什么种族的无辜人民的苦难。而且我们强烈反对扣留人质的行为。那显然是违反国际法和关于战时平民待遇的协定的。

54. 听了比利时外交大臣〔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美国代表〔第一一七四次会议〕和联合王国代表〔第一一七五次会议〕的发言以后，挪威代表团觉得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点，即在斯坦利维尔采取军事行动的动机，是为了拯救无辜人民的生命。

55. 可是，我们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和评价这些导致刚果目前混乱而且的确是危险的局势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会有什么益处。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寻找一项能使刚果逐渐缔造它自己的前途的持久解决办法。

56. 这个遭受苦难的国家，除非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得到恢复，从而使它能享受自己的独立和自然资源的果实，否则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而且，在挪威代表团看来，法律和秩序只有通过政治和解而不是通过武力才能获得。我们认为，目前之所以未能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并不是由于在刚果缺乏武器和军事手段，而是由于操在缺乏适当的纪律和领导的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武器太多了。

57. 在这次安理会辩论中所有发表过意见的人，全都想要找出一个以政治和解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还注意到，非洲各国对于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刚果问题的办法，最好是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来这样做，也表现了真诚的兴趣。挪威代表团支持这种观点，而且我深信，在这一方面，联合国一定会尽力提供非洲统一组织在执行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中想要得到的任何协助。

58. **主席**：在这次辩论中，我已经让安理事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会的所有代表和被邀请到安理会议席来的其他国家的各位发言人发了言，现在我请求各位代表原谅，让我自己来发言，以便表达我代表团的意见。

59. 我决定在这次辩论中作为玻利维亚驻安理会的代表发言，不仅是要表达——这是我的职责——玻利维亚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严重问题的观点，而且因为玻利维亚是拉丁美洲在本安理会驻有代表的两个国家之一，因而我觉得，我能够把一种可能是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给所有在座的人，特别是参加辩论的非洲各国代表考虑，这种观点将把从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中得来的知识提供大家讨论。

60. “历史是生活的借镜”这一古典学者的训诫，确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国在走向和平和进步的普遍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困难。

61. 我说过，我打算特别向非洲各国代表讲几句话，因为在拉丁美洲，在经历了一个黑暗的殖民时期以后，也出现了二十个民主的和有组织的共和国。一百五十年以前，我们各国的处境同非洲各个新国家完全相同：我们也不得不进行一场解放战争，以推翻殖民的压迫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我们也不得不建立政治组织和制订基本法律；我们也必须在由于共和政体的胜利而摧毁的过去历史的废墟上向前迈进，并重新组织我们的经济。在经历了从一八〇九年在一八二五年的各次解放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开始寻找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抱有这样一种仍然是初步的希望，即使社会能够按照适当的设想向前发展。

62. 可以说，拉丁美洲在独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头几年和紧接着的那些年中的特点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在自由所带来的希望激励下，把一种浓厚的仇视外国人的错误风气引进了各国的立法和人民的情感之中。不幸的是，这是获得政治自由的一切过程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因为对殖民的压迫记忆犹新，同时又急于看到由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各种希望得到实现，这就使得新的国家对于过去的秩序采取一种根本决裂和激烈斥责的态度。

63. 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且象所有的人类激情

一样，获得自由时存在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政治激情在拉丁美洲就开始减退，它那毫不妥协的特征在人民的记忆中就变得日益模糊，因为这些人民一旦取得自由，就认识到：他们没有理由要继续背着怨恨这种无益的包袱，为了便于为将来工作，最好还是忘记过去，并对由人们之间的友谊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产生的各种希望采取一种新的和宽大的态度。

64. 过去，为了获得这种自由，曾经对从前的压迫者进行过那么多的战斗，使用过那么多的暴力；现在，在获得自由一百五十年以后，现代的拉丁美洲正在按照它从西方继承过来的宗教和道德原则缔造自己的生活；它现在讲的是过去征服者教它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它的关于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想，依然是它的希腊和罗马祖先的伟大导师所倡导的那种思想。总之，一旦无政府主义的怨恨激情消失了，我们二十个共和国都以称呼西班牙为“祖国”而感到骄傲；它们从独立以前曾经是压迫者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和榜样中，全都找到了一种精神安慰和创造性友谊的泉源。

65. 虽然我只能为我所代表的国家玻利维亚说话，但当我同安全理事会另一个拉丁美洲代表巴西大使商量以后，我相信我这样说是对的，即拉丁美洲的普遍感觉是，想到这样的前景真是令人非常欣慰的：可以设想，随着岁月的消逝，在客观环境所引起的政治激情减退以后，现在似乎是正当地、但或许有些过分地珍惜它们自己主权的这些新的非洲国家，也会象我们过去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做的那样，继续使用它们从直到前不久为止还使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那些古老国家那里继承下来的宗教教义和道德规范以及语言、思想和技术。

66. 具有古老文化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黑人大陆上撒播了文化训练的种子，现代非洲人如果拒绝接受它，就势必要倒退一步。那些听到了我的发言，转念想到奴隶买卖和白人对非洲的经济和人身剥削的长夜的人们，在此刻很容易提出反驳，说鉴于前殖民强国使附属国遭受压迫应当受到谴责，现在谈论它们对那个大陆的附属国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恰当的。对于这种反驳（就它是多少世纪以来受到压迫并且只是在最近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

人民的正当抗议而论，我是尊重它的），我必须给予回答，这种回答许多人或许会认为是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但是它——我要重复这一想法——是具有实际经验的充分价值的。我们知道，历史只不过是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人类经验的过程，因此，虽然仅仅为了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一些国家应当回顾过去历史上的黑暗篇章，但它们的根本职责却是瞻望未来，并真正相信未来具有为实现国际共处的希望的可能性。在玻利维亚看来，把殖民主义从人们的心中永远埋葬掉比把它在历史上埋葬掉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裁军方面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步骤：精神上的裁军，即消除怨恨和恶骂。这样，我要重复一下我的这一意见：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新的非洲国家不仅不会放弃它们在殖民时代所获得的文化利益，而且将要对那种创造性的经验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而与此同时，随着它们的尊严所受到损伤的减轻，它们对殖民化的无可否认的残酷行为的全部怨恨也会逐渐缓和。

67. 我对这个背景情况作了详细的解释，以便能够告诉参加这次辩论的非洲各国；玻利维亚当然是、而拉丁美洲的其余国家也几乎显然是想要请求这些年轻的和值得尊敬的国家的人民考虑一下，把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变得越来越激烈的忿怒心情抛在一边，以便使用比较广阔和豁达的眼光，来考虑它们共和国的命运。我们这些拉丁美洲的自由的人们，荣幸地把我们自己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非洲各国人民的老大哥，因为我们在通向自由的大道上比他们早走了一个半世纪。

68. 我遵循历史是生活的借镜这个概念，允许我自己在非洲人和前殖民统治者都有代表的安理会上说这番表示希望的话，是符合我作为一个土著居民非常众多，在殖民时期受到的待遇也许是最为严酷的拉丁美洲国家代表的身分的。我想，时间的消逝，从事于伟大进步事业的新国家的热情，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富有成果的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增长，为在非洲建立发展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而对于巨大的财政资源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和平的普遍渴望（因为只有狂人才可能想要战争）；有这么多的其他因素，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在昨天的殖民者和今天的自由民族之间出现一种宽大的、毫无偏见的共存共荣关系。

69. 二十二个非洲国家已经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我荣幸地担任主席——紧急会议，以便对他们所描述的、不仅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而且是对非洲统一组织应受的尊重和权利的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表示抗议，这种抗议我们已经充分听到了。我的发言将象理应那样地简短、明白和诚恳。我不能对在本安理会已经详细表达过的各种看法尽情重述，我只想说——作为总结——我们代表团的意见如下：（1）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具有完全的国际地位，因而是联合国的一个合法的会员国；（2）刚果民主共和国现政府——不论有无缺点——是刚果民族的合法政府；（3）如果这个主权国家通过它的合法政府不仅授权而且请求少量外国军队进入国内，以便完成一项短暂的、特殊的使命，为解救一千个以上属于不同国籍的、面临死亡威胁的人质，我们代表团看不出这对刚果主权或非洲尊严有什么违犯可言。

70. 关于这一时间已经很长的激烈辩论的进展情况，我国代表团发现，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是由两个极端造成的：一方面的人坚持说，在斯坦利维尔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进行的典型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另一方面的人却断定说，这次军事行动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没有干涉和侵略的性质，甚至连这种意图也没有。

71. 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清楚说出是赞成这一方面还是赞成那一方面。玻利维亚认为，这显然是一次救援行动，从主权这一政治观点来看是令人遗憾的，但在道义上是必要的，而且是由从法律上说是负责的刚果政府正式授权的。

72. 我们当中没有人怀疑，要避免我们正在处理的这类可悲事件重演，唯一坚实的基础是采取这样一项政治行动，即：实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统一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和解。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有效工具，大家公认是非洲统一组织，它的合法任务是完成这一使命。我们还要强调，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最好是尊重现实，并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和急迫的事项，放弃使用雇佣军，这种雇佣军目前正在同它的部队合作，并且构成——这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使所有非洲各国感到不安的一个因素。



73. 最后，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主权共和国的玻利维亚，宣布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无条件地遵守自决原则，并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可能通过的建议，将使

由于刚果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立即得到缓和。

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ر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